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一

卷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

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

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

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

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

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

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

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

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

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

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

才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
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閼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
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
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子伯禽
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
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
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
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
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緒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
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
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
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
能遵伯禽之法故摠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
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酉立卒弟熙立是爲陽公卒
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
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湣立
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
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

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正義曰有駉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是修泮宮崇禮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修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修謂舊有其宮修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鄆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鄆且謀東略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

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卽是謀伐淮夷既謀卽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旣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修復古制但

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
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修廟其事相
類故鄭言修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
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
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
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
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
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
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
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
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
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
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
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閎宮云新廟奕
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
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
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
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

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
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
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
備明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
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猶三望
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
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
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
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
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
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尙爲
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
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
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
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
宗廟使至頌頌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
譏其不恭明修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
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

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
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
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
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
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
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
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
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
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
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
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
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
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
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
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

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
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
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
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
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
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
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
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
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
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
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
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
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
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誠者其大罪州牧侯伯
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

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容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是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駟古煥反說文作驍又作駟同牧徐

音目坰苦煥反徐又苦營反或

疏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

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

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圻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旣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爲作頌旣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摠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取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圻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圻野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尙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想

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
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
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
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
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
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
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
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
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
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
其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章言
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
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
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駟駟牡馬在坰之野駟駟
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良馬
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林外曰坰箋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
曰以官田牛田賞田○薄言駟者有騊有皇有驪有黃以
牧田任遠郊之地○

車彭彭

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

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垆之牧

地水草旣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驕

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

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

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閒也蒼頡篇云兩股閒也驛

息營反赤黃曰驛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

奴飲食上音蔭下思無疆思馬斯臧之思遵伯禽之法

音嗣又並如字○思無疆思馬斯臧之思遵伯禽之法

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疏駟駟至

其所及廣博○疆居良反竟也覆芳服反○疏駟駟至

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

公作者追言其事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

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垆遠之野其水草旣

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

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

之驪馬有黃驛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

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

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

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
字作牡馬○傳駟駟至曰坰○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
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
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
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
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闡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
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
謂之坰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
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
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
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
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
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其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
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也彼據
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
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
郊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
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
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

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摠稱野也牧於坰野
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
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
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
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
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
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
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
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
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
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
則成王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
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
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
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
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
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
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
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
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圖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

地○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
都之地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
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
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
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
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
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
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
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
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
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
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
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
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
當然自信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
有容也○正義曰上言駟駟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
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是就其所牧之
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
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
色也白跨股腳白也郭璞云跨髀閒也然則跨者所跨

據之處謂閒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
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
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
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
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驛曰黃驛者赤色謂黃而雜
色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
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旣別
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
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
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爲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
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
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旣
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
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
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
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
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
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
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
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